

十二

卷一百一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

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積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貧，固多然。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故曰：此蓬牖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破一詩之開醒我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卻是一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

此書能時將夢  
二字想便不  
大覺障書者  
作如是觀可也

增評補圖大觀  
錄百二十卷  
首卷悼紅軒  
清曹霽撰

全部完備  
俗用排印  
續主人評  
花主章回  
護花小說  
清卷一百  
清卷一百  
雙紅堂

小男空落筆  
小說所無  
將真事隱去  
靈空中可知  
竟有所謂  
或有其真  
云憑空結撰  
明云歷過一  
有如許真切  
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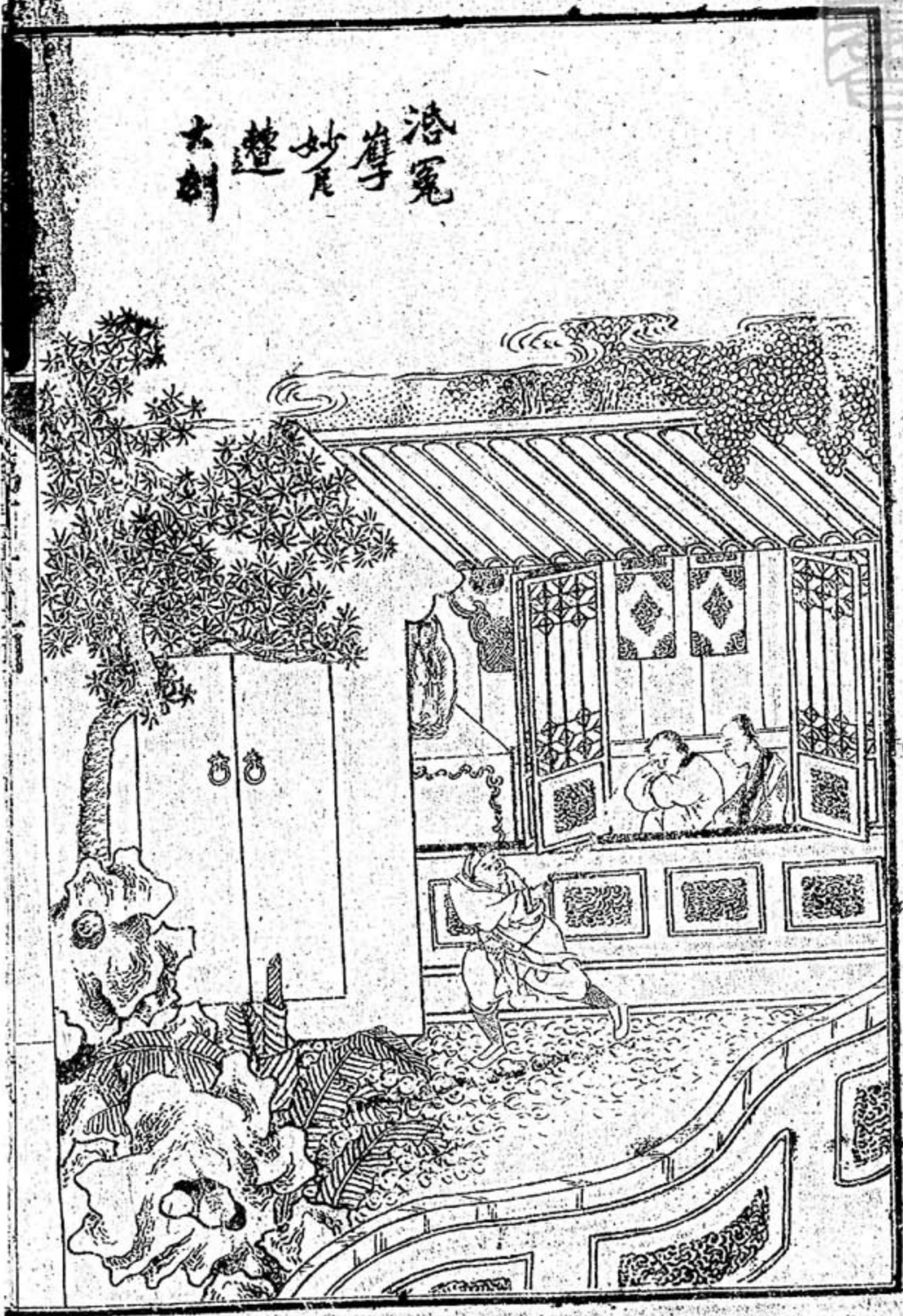
現身說法當一  
現身說法當一  
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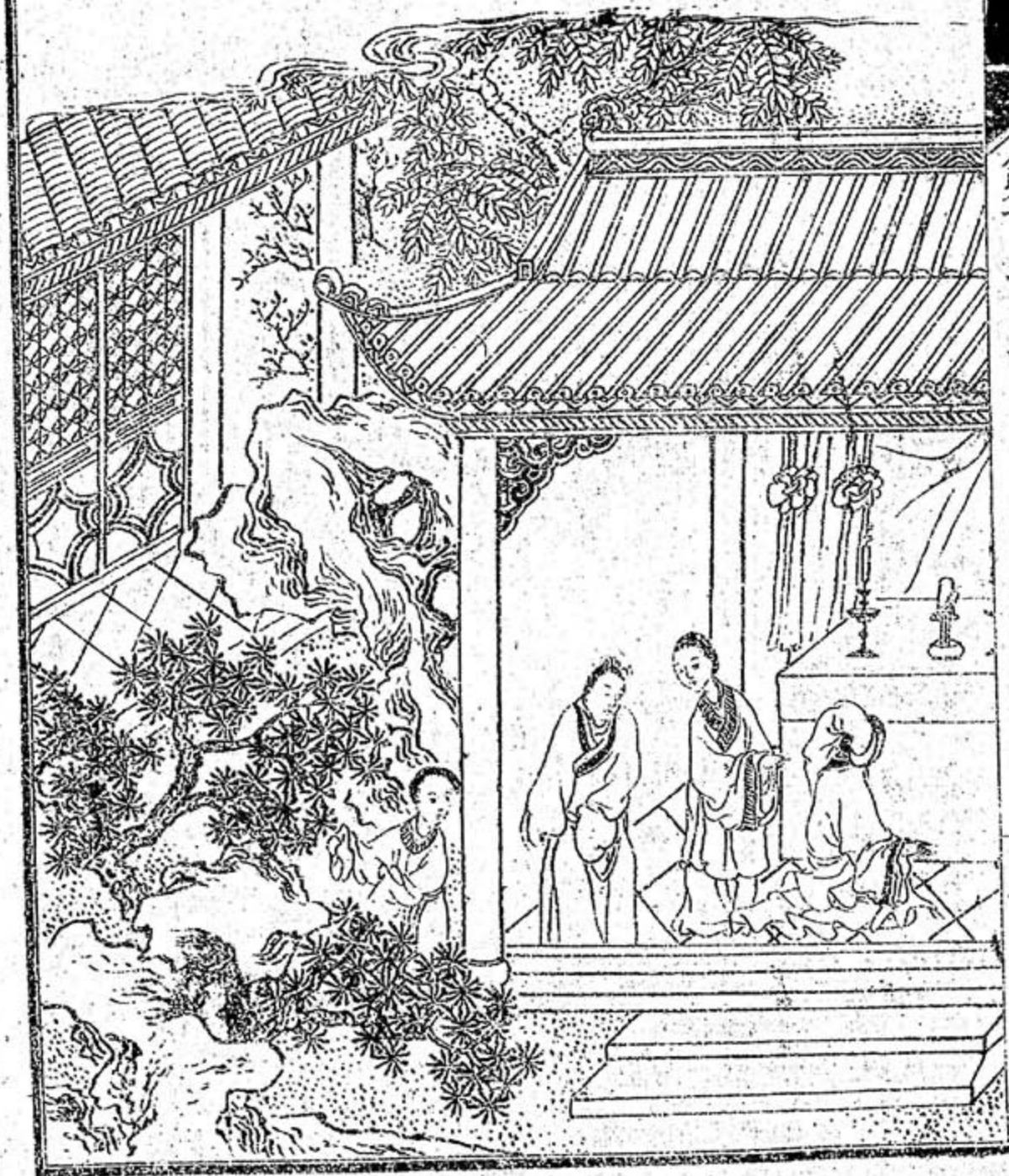
洛冤  
摩子  
妙尼  
遭  
大創



第百十一回

九

死警仇  
趙妻  
卦冥  
替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警仇趙妻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眾女人送營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擔不是誰救得你若是說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裏裏外外的都不干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裏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這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裏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裏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爲什麼偏偏撞在咱們兩個人身上明日老爺太太叫回來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裏交給我們如今鬧到這個人分兒還想活著麼鳳姐道咱們願意麼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裏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著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攬撥著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裏呢說著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

包勇敢說前後情事  
即疑前夜之賊是姑  
子帶進來是亦猶度  
之所必及者而妙玉  
何處伸冤

備無此服物四姑娘  
已不知去向矣

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麼糊塗想頭我更攔不住了二人正說著只聽見外頭院子裏有人大聲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裏從來是一槩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裏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殯纔出去那個什麼菴裏的尼姑死要到塔們這裏來我吆喝著不准他們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那腰門子一會兒開著一會兒關著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裏就喊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裏有人站著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日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裏頭今日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著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裏敢在外頭混鬧麼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府裏別就是甄府薦來的那個厭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裏過不的鳳姐接著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裏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畱著下碁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鬧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

害怕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著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著才好走呢平兒道嗒們不敢收等衙門裏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嗒們只好看著但只不知老爺那裏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芸二爺去了鳳姐點頭同情春坐著發愁且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裏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賊而逃只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裏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膽子極大便說嗒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個菴裏的雛兒呢一個人道阿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裏的什麼權翠菴裏的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嗒們今

一編漢下四十四字  
作一句讀方得喘  
吁吁之詳

一定要把他氣殺的  
每處該寫這此一劫

賈母出病時那氏容  
容容把持不肯多費  
試問今日何如  
重裝之家必致抄籍  
抄籍已發即賦偷亦  
不敢多報警人深意  
如獲滿牢

東手無策光景

早知如此前番之當  
頭該從驚驚姑娘處  
多借些

日。驟。一。天。叫。嗒。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日。亮。鐘。時。候。陸。續。出。關。嗒。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眾。賊。議。定。分。贓。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叩。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邢。王。二。夫。人。等。在。裏。頭。也。聽。見。了。都。嚇。得。魂。不。附。體。竝。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裏。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嗒。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擔。罪。名。快。叫。璉。兒。賈。璉。領。了。寶。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裏。便。把。賈。芸。很。很。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擡。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託。你。押。著。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訴。說。著。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著。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了。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東。西。嗒。們。都。沒。動。你。說。有。銀。

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幾。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帳。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裏。和。南。邊。置。墳。產。的。再。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幾。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礙。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寔。在。數。目。誑。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為。什。麼。這。樣。的。理。不。開。你。跪。在。人。窮。智。短。活。靈。出。來。這。裏。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裏。去。賈。璉。又。跪。下。道。趕。回。去。料。理。清。楚。再。來。回。賈。政。哼。的。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稟。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了。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賈。璉。心。裏。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裏。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裏。頭。邢。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著。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回。了。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房。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裏。心。裏。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裏。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

西要野空一勝

一定要取一劫

妙語解頤

與前事筆筆圓轉可知此書之妙無一閒

有此原由林之孝與賈家可以卸罪

珍珠琥珀前少思鬼心懷今辰思盜心佈名雖寶貴非能鎮邪反同引竊

若太太房中所貯貨物於何核算故以一偷了之

失賊家往往小心在既失之後

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蹤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

驗什麼屍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

道叫芸兒買芸進來也跪著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

子做了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

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

孝回道如今衙門裏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

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

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

之孝回說他和鮑二打架來著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上夜的

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還敢偷懶只是爺府上

的規矩三門裏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裏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

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得嚴嚴的外頭的門一重沒有開那賊是從

後來道子來的賈璉道裏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捆

著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又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裏去了賈璉便說去

賞之

叫來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這裏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裏的東

西都搶了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著急鳳姐也不敢言

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

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裏更加著急想

著外頭的棚杠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拏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

琥珀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著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想猜虛擬了

一張失單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

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這裏鳳姐又恐惜春短見

又打發了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裏賊去關門眾人更加小心誰敢睡

覺且說夥賊一心想著妙玉知是孤菴女眾不難欺侮到了三更靜便拏了短兵

器帶了些悶香跳上高牆遠遠瞧見籠翠菴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

僻處等到四更見裏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唉

聲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爲這裏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日

只怕妙玉有些不妙

一力愛護獨在妙師下  
一難解語云被強盜  
一難清之致

由著他一句寫得妙  
玉不堪之至蓋極弄  
三字即是輕薄二字  
之注脚也

賊打起官衙燈而去  
備付管掃者自後官  
衙燈籠當細細查看  
覆之無忽

妙玉亦從此逝矣

不見妙玉只聞妙香

已過二十里坡矣

三件東西都遺得好  
便妙玉遭劫有據有  
憑免許多胡猜亂度  
也

師父被賊偷到手賊  
已受用師父偷到手  
用反說師父偷到手  
賊受用去了真不  
白之冤

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  
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聽見窗外一響。思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  
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著。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額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  
口裏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著急。只見一個人拏著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  
玉心中卻是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己。索性橫了心。倒也不怕。那知那個人  
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背上。  
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癡。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薰  
住。由著他擺弄了去了。卻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牆邊。搭了軟梯。爬上牆。跳  
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著。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  
官衙燈籠。叫開柵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  
也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眾強徒打了照面。各自分  
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未知下落也。難妄  
擬。只言櫛翠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  
人聲響。口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男人腳步。門窗響動。欲要起來。瞧看只

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著兩眼。聽著到了天亮。纔覺得  
心裏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  
的蹤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裏詫異。昨晚響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裏去了。  
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梯。靠牆立著。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  
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菴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們都  
說昨夜煤氣薰著了。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麼早。叫我們做什麼。那女尼道。師父不  
知那裏去了。眾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眾人不  
知也都忙著開了菴門。滿園裏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裏去了。眾人來  
扣腰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眾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求  
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  
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眾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著割  
舌下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眾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  
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  
問你們。包勇說著。叫開腰門。眾人且找到惜春那裏。惜春正是愁悶。惦著妙玉清

知已沒有生在世上  
更何滋味孤苦伶仃  
人無法可施有髮可  
斷只怕是黃鶴一去不  
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若非包勇四姑娘幾  
乎同妙師一樣的造化  
矣

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掛念知已是沒有了。況我現在寔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裏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畱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了。史姐姐守著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裏所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已大擔不是。還有何顏在這裏。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如何呢。想到其閒。便要把自己的青絲絞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將一半頭髮絞去。彩屏愈加著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噪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嚇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裏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裏去了。」道婆們將昨夜聽見的響動。被煤氣薰著。今早不見妙玉。把菴內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很。豈肯惜命。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眾人道：「怎麼不聽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著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況且賊人必多。拏刀弄杖。威逼著他。還敢聲喊。壓正說著。包勇又在腰門那裏噪說。裏頭快把這些混帳的婆子趕了出來罷。」快關腰門。彩屏聽見。恐擔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于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的心裏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麼開的。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玆說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等。姪兒脫了孝。出去託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著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那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裏。也是驚心弔膽。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去。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千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

亦悲情才



忽又有此奇變

趙三句似是鴛鴦言  
下四五句似是趙姨  
言東牽西扯模糊糊  
糊總不外著鬼之人  
的說話

枯楊豈許生稊鴛鴦  
至此不忘怨毒之於  
人甚矣哉

此時鳳姐尚在趙姨  
口中忽而與之對案  
豈鳳姐死期已近其  
魂先離殼耶可怕可  
怕

賈環一生進進旅  
還是一個安本分人

環哥兒自己也是死  
活不知的人

尤氏亦無謂之至叫  
姑娘奈何乎

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眾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去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把家人嚇了一大跳。賈環過來胡鬧。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著老太太回南去。眾人道：『老太太那用你來。』趙姨娘道：「我跟我的一輩子。老太太老爺還不依。弄神弄鬼的來算計我。我想仗著馬道婆要出我的氣。銀子白化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眾人聽見。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瞧著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裏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他早到仙界去了。我是閻王差人拏他去的。要問他為什麼和馬婆子用魘魔法的案件。說著便叫好聽。二奶奶你在這裏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是。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倡婦的話。正鬧著。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著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裏趙姨娘還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

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裏瞧著他。陪們先走。到了城裏打發大夫出來。瞧能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著他害寶玉的事。心裏究竟過不去。背地裏託了周姨娘。在這裏照應。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執說道：「我也在這裏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于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急忙道：「我也在這裏。」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娘的死活都不知道。你還要走麼。」賈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裏只有趙姨娘。賈環。鸚哥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來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眾人。請了安。跪著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幾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執寶釵拉著手。說了幾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幾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略略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分付了幾句話。寶玉要來書房內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著。賈政將

不由人不怒

魏哥極打算以爲  
得計亦不願大體之  
至者矣

真難乎其爲賈政矣

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竝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拏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著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著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說著。賴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帳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吆喝著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著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拏出來麼。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麼樣。賈璉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歎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於此。況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著。也不知是什麼證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話出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賈璉即忙答應著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惜春抱怨尤氏攬撥太太。派令看家。與上回賈璉心中所想尤氏與惜春不

睦。派令看家。也不中用。情事一綫穿成。且爲惜春決志出家根由。

三姑六婆。大戶人家。不應聽其走動。以妙玉如此之孤潔。尚不免于物議。何況其他。賈府門第雖高。而尼僧道婆。往來無忌。便惹出許多惡事。須得包勇大鬧一場。庶幾爽人心目。

賈璉問包勇。包勇也不言語。最爲得體。且省卻無數枝節。但有功不賞。亦可見賈政賈璉。不能有心腹家人。

妙玉被劫。或甘受污辱。或不屈而死。作者雖闕疑不敘。然讀畫冊所題。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是陷泥中。四句。亦可想見其人。

惜春剪髮出家之念。已不可挽回。與鴛鴦之剪髮。事異而情同。賈璉開失單。頗有斟酌。

鴛鴦既仙去。如何又附在趙姨身上。此是眾人揣度。所以仍于趙姨口中隱隱說破。

鳳姐尚在。如何先在陰司告狀。亦是疑鬼疑神情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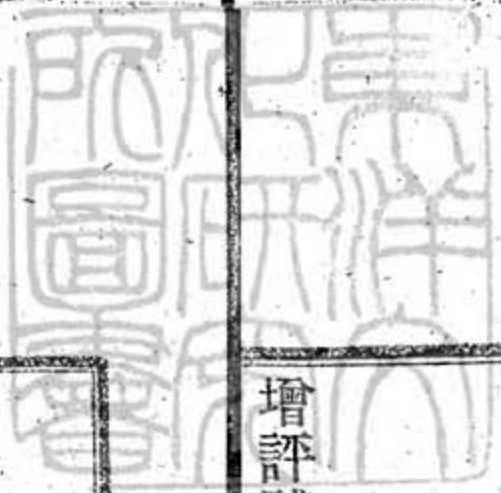
賈璉打千回話。輕聲低語。不知所言何事。乃于賈政口中喝破。描寫得情。

第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一百四五回為一段。敘小人布散流言。以致甯府被抄。一百六七八九回為一段。寫賈母禱天散財。及勉強尋歡。為得病之由。又帶敘賈政復職。迎春物故。一百十回。一百一十二回為一段。敘賈母壽終。鴛鴦殉主。趙姨冥報。妙玉被劫。此三人公案。中間夾敘鳳姐患病。惜春剪髮。為將來及出家之由。

大某山民評曰

寶妙二人。玉各有瑕。僧尼相會。行無所事焉。初時情絲絆惹。偷兒早已知覺。故敢擄掠。嗚呼。沙吒利之傷。於茲再見。螞蟻不鑽無縫街。俚言可采。銀已偷盡。早知如此。何弗拏些出來。在喪時使用。俾鳳姐不致掣肘。鴛鴦不致怨恨乎。命裏窮時。只是窮。徒多兩番懊惱耳。此回仍接前回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二終



懺宿冤 鳳姐 託村姑

